



毛泽东诗词中的十百千万

□ 汪建新

用数词润色韵调辞彩

毛泽东诗词博大精深，文采精妙绝伦。毛泽东对数字精雕细琢，使其和其他意象浑然一体，融入了浓郁的情感因素，也为毛泽东诗词增色添彩。

“汽笛一声肠已断”，“一”表达对杨开慧的深情眷恋。“屈指行程二万”，“二”表现红军不畏艰险的浩气。“三军过后尽开颜”，“三”抒发长征胜利的畅快。“四海翻腾云水怒”，“四”强调世界潮流的浩荡。“五岭逶迤腾细浪”，“五”讴歌中国人民改天换地的壮举。“六亿神州尽舜尧”，“六”颂扬中华儿女奋发有为的崭新风貌。“七百里驱十五日”，“七”描绘革命战争势如破竹的磅礴。“坐地日行八万里”，“八”揭示地球运动的客观规律。“九死一生如昨”，“九”体现奋斗人生的波澜壮阔。“十万工农下吉安”，“十”强化革命队伍狂飙突进的声势。“跃上葱龙四百旋”，“百”突显庐山临江而立的挺拔。这些数字看似信手拈来，但诗意盎然，言有尽而意无穷。

数字入诗是表现文学修辞的特有方式，“一钩残月向西流”“收拾金瓯一片”“纤笔一支谁与似”，“一”在“一钩残月”“金瓯一片”“纤笔一支”中搭配精当，比喻生动传神。“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旌竹一

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这些对偶句当中的数字对仗工整，相互映衬，丰富了诗词语言的结构美。“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五岭”原指大庾、骑田、都庞、萌诸、越城五座大岭，用来泛指各地山岭，“三河”原指黄河、淮河、洛河，用来泛指各地河流，以专指代泛指，贴切自然。“万花纷谢一时稀”“斑竹一枝千滴泪”，大数小数形成鲜明对比。“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三句结构相同、语气一致，形成气势贯通的排比，产生回环复沓的效果。“一从大地起风雷”“而今一扫旧新元”“杭州一望空”，“一”由数词活化成了副词，语气更加肯定，感情更加高亢。

用实数强化史诗色彩

毛泽东在《〈词六首〉引言》中写道：“这些词是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文采不佳，却反映了那个时期革命人民群众和革命战士们的心情舒快状态，作为史料是

可以的。”毛泽东诗词是诗史与史诗的和谐统一，善用数词使毛泽东诗词的史诗意味更加鲜明、更加具体。

数字既有实数又有虚数，实数又可分为确数和约数。毛泽东诗词中的实数，一是表示数量，二是度量时间。“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确数“二十万军”直接入词，增强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的战争纪实色彩。“七百里驱十五日”一句中确数约数混用，约数“七百里”指大致距离，确数“十五日”指准确时间，反映了第二次反“围剿”战争“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辉煌战果。

毛泽东回顾人生经历时，往往使用确数，如数家珍。“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他曾自注道：“三十一年：一九一九年离开北京，一九四九年还到北京。”“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毛泽东1927年离开韶山，1959年返回故里。“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弹指三十八年”，1927年毛泽东引兵井冈，1965年他“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回首往事，他有时也用约数，如“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中

“卅年”是约数，从1927年离开到1955年回到长沙，近30年时间。这些实数蕴含了对时光荏苒的真切体验。

用虚数抒发浪漫情怀

毛泽东有时对数字很较真，力求言之有据。1958年10月25日，他在《致周世钊》中写道：“坐地日行八万里，……是有数据的。地球直径约一万二千五百公里，以圆周率三点一四一六乘之，得约四万公里，即八万华里。这是地球的自转（即一天时间）里程。”毛泽东说过：诗歌“内容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写诗不是做文章，诗中的数字不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数据。他运用数字的目的，不在于精确数量的表述，而在于审美体验的传达。毛泽东诗词中的很多数字都是虚数，开合自如，或汪洋恣肆，无迹可求，或冰山一角，见微知著，特别能彰显诗人气质和浪漫情怀。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毛泽东在《致钟学坤》中说：“九派，湘、鄂、赣三省的九条大

河。究竟哪九条，其说不一，不必深究。”“九”是虚数，体现的是模糊思维，不必打破砂锅问到底。模糊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很多词或概念的边界、范围具有不确定性。虚数能给读者留下足够空间，任其驰骋想象、品味享受。“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携来百侣曾游”“粪土当年万户侯”“雾满龙冈千嶂暗”“三千毛瑟精兵”“翻身跃入七人房”“百代多行秦政治”，这些虚数或夸张，或含蓄，或幽默。使用带有虚数的模糊语言，并不影响读者对诗句含义的深刻把握。比如，“惊回首，离天三尺三”，没有人会丈量山峰是否“离天三尺三”，其高耸入云毫无悬念。

用大数烘托豪放格调

毛泽东说过：“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毛泽东诗词的豪放格调，用刘勰《文心雕龙》中的说法，就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在个十百千万这些数词中，毛泽东喜欢使用大数。“杨柳轻扬直上重霄



柴桑有个贤母园

□ 梅 洁

此刻，我站在一座中国古建筑的造物之前。

一种扑面而来的震撼，让我刹那间仰起了头颈，我久久地仰望，敬畏的目光企望穿越千年。

起源于二千多年前战国时代的建筑灵魂斗拱，在这里以坚硬如铁的花岗岩石替代，切割成如方木、如庭柱、如拱、如斗的石头，在此承载着千吨万吨的巍峨、雄宏。

这便是柴桑中华贤母园入口处的

大门，柴桑人叫它“母爱之门”。门宽867米，高223米，占地面积近1700平方米

的母爱之门，成为中国迄今最大的石质斗拱结构之门。庄严、磅礴的岩石斗拱，在这里仅仅是承接石头的重量吗？我久久地抬头仰望，我轻轻地俯身抚之。我突然感到，这坚挺的庄严之门，分明是爱的敞怀、爱的接迎啊！透过这宽大通亮的坚挺之门，我望见了门里更令我心惊的博大和伟仪：一对母子相偎在云端之下……

跨越母爱之门，我进入园中。迎面撞入视野的是一长排暗紫色铜铸竹筒，我在竹筒前站下，一片一片摩挲。霎时便觉有一缕肃穆古老的风从竹筒上轻轻掠过。我默默地、断续地读着竹筒上的字：“人生有母爱，哺乳抱负而无私……四大贤母茹苦历艰，培育其子，少小修身齐家，长大垂天振翼……蒿菽慈云，涓涓流泽，寸草新青，谁言春晖难报？”

竹筒上刻写的是中华贤母园赋，也称铜赋，计403字。柴桑人把贤母文化的渊源和贤母园建设的源起、过程和意义，以赋的形式刻写在长14米、宽312米、共41片铜质竹筒上。

一种古老的文化、一项伟大的工程、一颗仁爱的施政愿心，就此成为千年铭记。

目光掠过散射着紫色光泽的竹筒，我再次向高一望，一尊巍峨雄奇的乳白色花岗岩雕塑巍屹在天穹的空茫与时光里。

我踏上第一级大理石台阶，向天穹下的母子走去。

我一级一级向上走。九十九级台阶，九十九级母爱之艰，九十九级人生之难，九十九级之高的人类母子之情，九十九级人类繁衍生息、筚路蓝缕的千古历程啊！

我一级一级往上走，我看到了那发髻高挽、衣衫飘拂的母亲；

我看见那母亲一手牵着小儿的手，一手抚着小儿尚嫩的肩头；

我看见小儿一手被母亲牵拉、一手拿着卷起的简书；

我看见小儿翘首望向母亲、渴望聆听教诲的纯稚的目光；

而当我看见从母亲颌首凝眸的目光里，投向小儿的满满期望、温婉、慈爱、深情时，我双眼湿润了，我的心颤栗了……

那是1600块大理石组合的雕塑吗？不，那是人类伟大的爱之灵魂！

站在高耸的雕像下，临风远眺，这是怎样的一座母爱之城？

再次回眸九十九级台阶，我倏忽看到了自己人生的来路，看到了来路上母亲无数的艰辛、困苦与温暖，看到白发飘拂的母亲站在故乡的山梁上，向我扬一扬手……

二

在3295米高的母子雕塑基座四面，是四组古代贤母故事构成的浮

雕。孟母三迁择邻、断织教子；陶母截发延宾、封坛退鲋；欧母画荻教子、诫子奉公；岳母为儿刺字、励子从戎。这些典故，极其精细的浮雕里，涌动着忠孝仁爱、礼义信廉的精神，这精神深深浸润到华夏儿女的心灵，使一个东方民族灿烂不朽地走过了数千年。

江西九江市柴桑区贤母园位于柴桑区北部，中华传统四大贤母中有三大贤母曾先后在柴桑生活、游历过，其中两大贤母（陶母、岳母）长期生活并最终归葬于此，成为柴桑乃至国人的无限景仰。中华贤母园是以陶母、岳母乃至欧母地方属性为依托，以贤母文化为载体，以文化产业为目标，构建集文化展示、生态休闲、旅游观光为一体的寓教于乐、寓教于游的贤母文化主题公园。

占地千亩的贤母园里，除建有主体工程“母爱之门”、“中华贤母主题雕塑”、九十九级“仁爱台阶”外，园内还有蜿蜒景深的思贤路、怀恩路，还有广阔平坦的花岗岩石铺就的入口广场、爱心广场，还有垂垂千秋的“五馆”：中华贤母文化博物馆，陶母馆，岳母馆，陶渊明纪念馆，金戈铁马苑。

也许，我们并不生疏“孟母三迁”“岳母刺字”教儿成长的历史经典，但当我走在中华贤母主题文化博物馆里时，在精致的字与画的展板前，在现代的声光电多媒体演绎中，我依然为孟母断织的决绝感动不已；我仿佛听到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气吞山河般的报国誓言；我为贫穷的陶侃（陶渊明曾祖父）之母截发换钱、为儿延宾的真情

动容；我更看到一幅远古的温馨——欧阳修之母取茅草在沙地教儿写字、识字

的感人图景。

庐峰巍巍，大河泱泱。倚庐山、临鄱湖、傍长江的古城柴桑，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孕育着丰厚的历史文化。而贤母文化是闪耀在柴桑历史文化长河中璀璨的明珠。古代四大贤母中，陶侃母亲湛氏在柴桑生活多年，最终葬于九江柴桑区内。岳飞母亲姚氏跟随岳飞抗金，最终也安葬于柴桑株岭山麓。这些流淌着千古母爱文化的人文资源，2013年开园至今，已有千万游客、八方旅人来贤母园观赏、瞻仰。他们来这里感受母爱的真谛，来这里阅读一座城市温暖向上的力量。

三

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崇敬母性的民族。从上古神话中的“女娲补天”，到《诗经》中的一首首歌咏母性和爱情的诗篇，再到《史记》记载的华胥氏、嫫祖、姜嫄、“三太”等，无不表达一个民族对母性的崇拜。自西汉《列女传》将孟母教子经典故事载入史册后，贤母文化便得到历代推崇。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母亲，是我们的第一位老师。伟大的母爱、温暖的家风是我们成长、成才的根本保证。

回京后不久，柴桑的朋友给我传来两张照片，一张是夜景下的贤母雕像，雕像呈金黄色，通体透亮，高高耸立于丛林夜色之中。神圣之母爱流光溢彩，光芒四射，照耀着至暗，照亮着世间。另一张是贤母雕像在云雾的浪波中时隐时现，一尊东方爱之女神在云幔中风光霁月，亦真亦幻。氤氲在天穹雾霭中的母亲，在云端微笑着抚爱我们……

我不禁在心中惊叹，柴桑！柴桑！柴，母亲灶膛里的柴火，母亲房顶上袅袅上升的炊烟，曾唤来我们儿时怎样的温暖？桑，母亲的蚕房，母亲的桑林，母亲的纺机，曾为我们织就了多少漂泊远行的衣裳？柴桑，柴桑！一个汉代的地域名称，在历史走过了两千二百余年后被再度继承，这是一座要怎样传承母爱的“母爱之城”？

文化
随笔



诗意，萦绕在黄河的上游（外二首）

□ 李少君

我在山东东营看到进黄河
那是积蓄已久的一股雄浑的力量
仰足劲咆哮着准备一冲直入大海

我在河南境内看到过黄河
那是缓慢凝重的一团团泥聚
互相推搡着拥挤着往前涌动

我没想到在鹤雀楼上看到的黄河
如此轻盈缥缈，真的是远上白云间
两岸青草萋萋，河床开闢，水流漫漫

所谓流域，应该以白鹭横飞所到之处为界

平凉的星空

黄沙、黄土、黄石、黄岩
黄世界里走着一头头结实的黄牛
它们坚毅的步伐，深沉的哞哞声
泄露了厚重的黄土地隐忍缄默的精神

野草、野花、野兔、野鸡
野外的山谷里奔流着一条野溪
溪水清亮，溪边马齿苋肆意铺展扩张
显现着蓬勃的压抑不住的生机信息

在平凉，我每日里在崆峒的清静中
和南门美食城的夜宵烟火里转换
我恍惚自己是古人，又是今人
身处秦汉，又置身二十一世纪新时代

在平凉，无论我见识过多少沟壑纵横
你经历过爱爱风沙带来的何等孤寂和荒凉
只要仰头望见无数夜晚里现的绚丽星空
那没有一点杂质的纯粹的满天星斗
我就能推测和想象与之匹配的异军辉煌

古驿道

一条细长的丝绸驿路
串连起一家一户，东南西北
热风的炉火烟火香火，弥漫千家万户

最醒目的，是远处的那一点青山
最浓郁的，是眼前的那一抹炊烟
最闲适的，是田野的那一行白鹭
最牵挂的，是深情的那一眼目光

历史就在那一段目光里
目送着走南闯北的人们，一代又一代

（作者系《诗刊》主编）